



裙钗之战

〔法〕大仲马 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裙釵之战

〔法〕

大仲马 著
张成柱 译
王长明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(黑)新登字第1号

LA GUERRE DES FEMMES

责任编辑:刘福文

封面设计:徐晓丽

裙钗之战

[法] 大仲马 著

张成柱 王长明 译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)

河北省衡水市红旗印刷厂制版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18.55 印张

字数:420,000

1996年2月第1版 1996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 7-207-03378-8/1·549 定价:26.80 元

内容简介

《裙钗之战》是以小说体裁描绘的法国一段内战史，是大仲马的一部鸿篇巨著。

十七世纪中叶，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年幼当政，王太后安娜公主垂帘听政。由于前总理黎世留去世而指定马扎里红衣主教继任，加速了法国政经的内外交困，激起部分王家显贵和宫廷大臣们的反对，继而发生首都和外省区的武装叛乱。在反叛斗争中，国王和王太后们逮捕了王族孔代亲王为代表的反叛头面人物，而不屈服的孔代亲王夫人却联络外省叛党，据守波尔多，与王太后为首的宫廷展开了一场女人策划的裙钗之战。

本书所描写的故事就是从王太后讨伐孔代亲王开始的。大仲马这位蜚声世界的小说家，一展他独特的叙述与描写技巧和超凡的艺术才情，在这一历史天幕下，绘声绘色地为我们导演了一出战争与阴谋，女人策划，男人打仗，同室操戈，两败俱伤的历史悲剧。然而，无情的战火并没有泯灭人世间的纯真爱情。王太后欣赏的绝代佳丽娜农和孔代亲王麾下的女顾问、美貌绝伦的康贝子爵夫人，却同时偷偷爱恋上王家军

军宫卡诺尔……然而，由于敌对双方的报复心理，卡诺尔被孔代亲王夫人判处绞刑。由于阴差阳错，两个年轻女人几乎得以成功的拯救计划反而落空……内战，击碎了两个女人的温凉情梦，留给读者们的是一片慨叹和惋惜……

目 录

卷一	娜衣·德·拉蒂格	1—185
卷二	孔代亲王夫人	186—324
卷三	康贝子爵夫人	325—520
卷四	阴差阳错	521—570
卷五	情敌归宿	571—579
卷六	兄与妹	580—591

卷

一

娜农·德·拉蒂格

倒影在多伦多涅河湍急流水里的利布恩，是个风景宜人的城镇。离利布恩不远，在弗隆萨克和圣米歇尔·拉里维埃村之间，昔日座落着一个美丽的村庄。从槭树、菩提树和山毛榉树枝叶间，依稀可辨它的白墙红顶。从利布恩到圣·安德烈·德·居扎克，要经过这里的村街。街两旁的房屋排列有序，整齐划一。离这些房屋百步之遥，就是蜿蜒流淌着的多伦多涅河，从开始增大的河身宽度和流量可知，这里离入海口已不远了。

连年的内战战乱曾波及到这里。首先是毁掉树木，接着，不能象居民那样逃走的房屋，横遭战火的蹂躏，坍塌在草坪上。土地好象生来要作坟场，这里的房屋渐渐变成了废墟，昔日的欢乐家园不复存在。农田一片荒芜。今日走在这条荒凉道路上的人，看到羊群在高低不一的坡丘上啃草，看到这些小丘被牧人和羊群随意践踏，决不会想到这里曾是一个村落的遗址。

但是，在我们所说的当年，也就是在 1650 年 5 月将至之时，这个村庄却是颇为的繁荣。村街象一条大动脉，村外草木繁茂，生气勃勃。当年从这里经过的外乡人，会兴致盎然地看到农夫们忙着替马套犁或卸犁；船夫们忙着在岸边钓鱼，多尔

多涅河里盛产白鱼和红鱼；马蹄匠们正抡锤在铁砧上狠狠地敲打着，铁锤落下，打出一团四溅的火花，将铁匠的脸映照得明晃晃的。

然而，这个村庄最诱人之处，莫过于离村头 500 米处供商贾们留宿的金牛旅店。尽人皆知，在这条路上，只有这家旅店的饭菜可口。旅店是座低矮的长房子，只有上、下两层。烟囱冒出烟气，窗口飘出饭菜香味，这些比高悬在二层房顶上用红铁皮制成的金牛招牌更加招徕行人。这里的居民普遍好客，稍出点钱，就能得到食宿供应，只是这家旅店最有名气。

人们不禁要问：为什么金牛旅店不建在临街的房屋中间，偏偏离村头 500 米之遥呢？

首先，是因为金牛旅店的店主原是埋没在这偏僻之乡的一流厨师。如果他将旅店设在村街两旁的房屋之中，就可能与那些蹩脚厨师们混为一谈。他虽然口头上被迫承认那些蹩脚货是他的同行，但心里却无法接受与他们为伍。相反，如果他远离村子开店，就能引人注目，使尝过他一次手艺的行家到处宣扬：“你若从利布恩到圣·安德烈·德·居扎克去，或者从圣·安德烈·德·居扎克到利布恩去，别忘了在金牛旅店停下来吃顿饭，这家客店离马提福村 500 米远。”

慕名而来的行家满意而去，传扬给更多的人，致使聪明的店主渐渐发了财。但是，他继续以美食学的高标准要求自己，由此证明店主比斯卡罗师傅的确象上面所提到的那样，是一名真正的烹饪大师。

南方万象早已更新。到了 5 月，北方也苏醒了。在美丽的 5 月之夜，金牛旅店烟囱冒出的烟更粗，从窗口飘出的饭菜香

更浓了。比斯卡罗师傅穿着整洁的白衣，象各国所有收拾供品的人那样，坐在门口，用他那双尊贵的大手拔着鹌鹑和山鹑的羽毛，为精美的饭菜作准备。他一贯搞得有条有理，出于对烹饪技巧的热爱，他总是不放过任何细小的环节。

太阳落山了。在此处拐了弯的多尔多涅河远离大道，离要塞韦尔斯有四分之一法里之处，河水的闪光映得岸边的绿树丛发出光亮。晚风徐吹，为乡间增添忧郁的宁静感。农夫们牵着卸了套的马儿一起回家；渔夫们带着湿漉漉的鱼网回家。村中的喧嚷声渐渐平息，随着最后一声铁钟响声，繁忙的一天结束了，树丛中响起了夜莺的歌声。

夜莺一唱，比斯卡罗师傅也开始唱起来，好象是为了嘲笑这位扁毛音乐家的噪音。烹饪大师对烹饪技巧专心致志，在音乐上也想争个高低，全然没注意到，此时正有一行6名骑士出现在村头，向他的小旅店走来。

只听二楼一扇窗子嘎吱一声，接着又砰地一声关上。那位尊贵的店主扬起头来，他看到走在最前面的那位骑士直冲他走来。

说是“直冲”，也并非全对，我们得赶紧改口，因为那位领头的骑士走走停停，左顾右盼，用眼角瞟着小径、树木与灌木丛。他的一只手提着一支短筒火枪，枪梢吊拉在膝部，不时向伙伴发出暗号，摆出一副随时准备进行自卫的架势。那几个人模仿他的动作，警觉地向前走着。那位领头的骑士又向前走了几步，再次向左右观望。

比斯卡罗看着这位骑士的一举一动，那人奇怪行进的样子让他感到十分恼火，他竟忘记了用镊子来拔山鹑的羽毛了。

“这是一位来投宿的老爷，”比斯卡罗思忖，“这位可敬的贵人无疑是近视眼。不过我的金牛招牌漆刷一新，富于立体感，会引人注目的。瞧，我们是很突出的！”

比斯卡罗师傅来到大路中间，继续庄重地拔着羽毛。

这个动作产生了后果，那位骑士刚瞥见店主，就向他直奔过来，礼貌地招呼道：

“对不起，比斯卡罗师傅，你没看见那边来的一队军人吗？他们是我们的朋友，可能是在寻找我。军人说明很多问题，首先是佩剑的人，总之是带武器的人！是的，武装起来的人，这更能代表我的想法！你看见了小队带武器的人吗？”

比斯卡罗最高兴不过的是，这位骑士还能记得他的姓氏，因此亲切地还了礼。他丝毫没注意，这个外来人向他的旅店看了一眼，又看了看招牌上的名字和做工质量，好象他刚才从店主脸上辨别其身分一样。

比斯卡罗考虑了片刻，回答道：

“带武器的人嘛，我只见到一位老爷和他的侍从，他们大约在一小时前住进我的店中。”

“哦！哦！”外来人摸了摸几乎还没长胡子的下巴，看上去感兴趣，“啊！啊！有位老爷和侍从住进你的旅店里，你说他二人带有武器？”

“哎呀！是的，先生。你要我对这位老爷说你想见他吗？”

“不过，”外来人又说，“这合适吗？打扰一个素不相识的人，也许显得过于随便了，尤其是这位陌生人是个有身分的人。不，不，比斯卡罗师傅，请你只对我谈谈他的情况就行了，或者最好暗暗地给我指指看，不让他看到我。”

“把他指给你看是困难的，先生。他好象故意不露面，因为在你与同伴出现在这条路上时，他就关上了窗子。对你讲讲他的样子倒是比较容易：这是个身体较矮小的青年人，金发，眉目清秀，年龄约有十五、六岁，好象只有佩带挂在肩带上的无锋小花剑的力气。”

外来人皱起了眉头，仿佛想起了往事。

“很好，”他说，“我明白了你要说的意思了。这人是金发小少爷，软弱无力，骑一匹老马，跟随着一个老仆从，瘦得象一个黑桃J。这根本不是我要找的人。”

“啊！先生要找的不是他？”比斯卡罗问。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好！请先生等待那个要找的人吧，他一定会从这条路上经过的，因为只有这一条路，先生可以到我店中去，让自己与同伴歇歇脚。”

“好，谢谢，真是太感谢了，也只好如此了。另外，敢问现在能有几点了？”

“村里大钟刚敲6点。先生，你们没听到雄浑的钟声吗？”

“很好，听到了。现在，比斯卡罗先生，可以最后帮个小忙吗？”

“愿意效力。”

“请告诉我，我怎样能弄只小船并找到一个船夫？”

“为了过河？”

“不，想在河上漫游。”

“这很容易。为我送鱼的渔夫……你喜欢鱼吗，先生？”比斯卡罗顺便问了一句，他是想让这个外来人到他店中吃晚饭。

“鱼肉是很平常的东西，”旅客说，“不过，若是佐料配得好，也是挺不错的，我不会拒绝。”

“我这里总是有上好好鱼，先生。”

“我祝贺你，比斯卡罗师傅，不过让我们还是谈谈你给我提供的那个人吧。”

“那好吧！这个时间，他已经收工，也许正在吃晚饭。你从这里可以看到他拴在柳树上的那只船，离那棵榆树很近。至于他住的房子，刚好被柳树林遮住。你很可能见他正在餐桌上吃饭。”

“谢谢，比斯卡罗师傅，谢谢，”外乡人说。他向伙伴们示意随他走，便径直向柳树林那里走去。他敲了敲刚才指过的那个小房子的门，渔夫的妻子来开门。

正如比斯卡罗所说的那样，渔夫正在桌边吃饭。

“拿住你的桨，”骑士说，“跟我走，你可以赚一个埃居。”

渔夫连忙站起来，表现出不像比斯卡罗谈生意时那样的大度。

“是要去韦尔斯吗？”他问。

“只把我送到河中心，然后在那里停上几分钟。”

渔夫听了这种奇怪的话，惊得睁大了眼睛。可是，有一埃居可赚也是值得。再说，离靠在门边上的这位骑士20步之外，可以隐约看到他同伙的身影。他心下极为明白，他若不情愿，就会被强迫命令，一旦发生纠纷，他将会失去一埃居酬劳的机会。

他赶忙对外来说，他本人以及小船、船桨等均听候调遣。

于是，这一小队人立即向河边走去，那名领头的骑士一直走到水边，其他人停在一片斜坡顶上戒备着。他们向四处张望，担心遇到突然袭击。从他们所在的位置，能够同时俯瞰铺展在身后的平原，又能保护他们前面的登船渡口。

领头的外来人是一位高个子金发小伙。他面色白净，禀性急躁。尽管他显得瘦削，但脸庞看上去颇为聪明。他有一对蓝眼睛，茶褐色眉毛，嘴角流露出庸俗无耻的表情。他仔细检查了一下他的手枪，摘掉斜挂在带上的短筒火枪，耍了几下带鞘的长剑，然后凝视着对岸。那里是一片宽阔的草地，被一条小径分开。小径从河岸一直通向伊松镇，在傍晚金黄色的晚霞中，可隐约看见那里仿佛被染成棕色的钟楼和白色的烟雾。

仍是在河对岸半公里远处的右边，立着韦尔斯小堡垒。

外乡骑士开始焦躁起来，对那些警戒的同伙说：

“那么，他来了吗？你们看见他在前后左右出现了吗？”

“我以为，”骑士手下的一个人说，“在通往伊松去的路上似乎有一队人，但我还不敢肯定，落日使我目眩。等等看！是的，是的，千真万确：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五个人。那个头上戴有边饰的帽子，穿着蓝大衣的人，就是等待使者，他完全是被人护送着。”

“他有这个权利，”领头的骑士冷静地回答，“来牵着我的马，费居宗。”

他说出这句话，语气一半亲切，一半带着命令的强硬。费居宗立即照办，跑下坡头。这时骑士已从马上跳下地，在费居宗跑到他跟前时，他把马缰绳伸手扔给那人，自己准备登船。

“听着，”费居宗拍拍他的手臂说，“别搞无用的勇武行为，

科维尼亚。如果你看到你见到那个人有任何可疑的举动，你就赶紧向他的脑壳开枪。你看，他带着一队人马，这个狡猾的家伙。”

“不错，不过他们没有我们强大。除了我们的勇气占先之外，还有我们的众多人数，因此没有什么可担心的。啊！啊！看，他们已开始露头了。”

“喂！他们要怎么做呢？”费居宗，“他们不会弄到船。啊！瞧，他们倒真地找到一只船，那真算是出奇。”

“那是我表兄的船，他是伊松的艄公，”渔夫说。他似乎对准备工作很感兴趣，不过，他害怕一场夜战发生在他或他表兄的船上。

“好！穿蓝大衣的人上船了，”费居宗说，“的确，按协定的严格条件，一对一。”

“我们不让他等，”领头的骑士说着，也跳上了船，示意渔夫就位划船。

“要小心啊，罗朗，”费居宗谨慎地嘱托，“河面宽，别靠近另一只船，小心遭短筒火枪的扫射，不过我们可以还击。如有可能，你要停在分界线这边。”

被费居宗一会儿称为“罗朗”，一会儿叫为“科维尼亚”的人，对这两个名字都答应，因为一个是他的教名，另一个是他家的姓氏，或者说是他的化名。他点头示意道：

“不用担心，我会随机应变。谨慎一点总是好的，不过，事情对我们太有利了，我不会愚蠢地丧失获利的机会，因此，这一次若有不谨慎情况发生的话，肯定不会来自于我。开船吧，船工。”

渔夫起锚，将带钩的长篙捣进草丛中，小船开始离开河岸。伊松艄公的小艇也同时从对岸出发了。

河中心有一排小防碍栅，在三法尺高的杆子上挂着一面白旗，向运货的大船揭示：往下走有暗礁，接近这里是危险的。在河水低落季节，人们甚至可以看见河水下黑乎乎光滑岩石的尖头。但是，在多尔多涅河涨水时，小白旗和水的细小旋涡都昭示着礁石的存在。

两个船工大概都明白会谈的接头地点，因此，他们把小船往那里划去。伊松的艄公首先到达那里，根据乘客的命令，把船拴在一个防碍栅的环上。

这时，从河对岸来的渔夫，正扭头听取坐在他船上那位骑士的命令，可是他所见到的却是一个戴假面具、穿着大衣的人，他感到异常惊奇。

一直伴随着渔夫的恐惧感，这时又增添了一倍。他似乎在向这个奇特的人物请求命令，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。

“把小船系在这个木桩上，”科维尼亚指着一个木桩说，“尽量靠近那位先生乘的小船。”

他用手指了指系船桩，又指了指伊松艄公用船送来的那位贵人。

渔夫照命令行事，于是两条小船并排停在那里。使两位全权代表有可能开始下面的协商。

“怎么！你戴着面具，先生，”新来的人惊奇与失望地说。此人五十七、八岁，身材很胖。他目光严厉地盯住对方，活像一只猛禽。他没有戴假面具，但至少戴有假发，一顶有饰边的大帽子遮着半个脸，一件带长皱的蓝大衣裹着身子。

科维尼亚就近打量对他讲话的人物，晃动了一下，不自觉地流露出惊奇的心情。

“那么，先生，”贵人问道，“你究竟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先生，我差点失去了平衡。不过，我想，你使我有幸听到你对我谈话，你要对我讲些什么呢？”

“我问你为什么戴上面具呢？”

“问题提得很坦率，”年轻人说，“我也坦率地回答：我戴上面具是不让你看到我的脸。”

“那么说，我会认识这张脸？”

“我想不会认识。不过，见过一次，你以后就会认出来，至少我认为这很不必要。”

“不过我觉得你至少与我一样率直。”

“不错，那要在我的坦率不会使我犯错的情况下。”

“这种坦率会到揭示他人秘密的地步吗？”

“为什么不呢？如果这种揭秘能为我带来某种好处的话。”

“你考虑得颇为奇特。”

“哎呀！人们要做能做的事，先生。我曾先后当过律师、医